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经济生态

○ 裴毅然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
传
统
文
学
与
经
济
生
活
研
究
丛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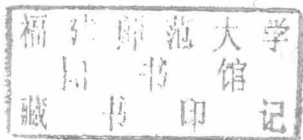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经济生态

○ 裴毅然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020952



T1020952

中国
传
统
文
学
与
经
济
生
活
研
究
从
书

张觉 裴毅然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经济生态/裴毅然著.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2. 2
(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丛书)
ISBN 978-7-215-07606-8

I. ①中… II. ①裴… III. ①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067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60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总序

2000年,在全国高校扩大规模的大背景下,向以财经专业见长的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中文系。我校增设文史专业,既是借鉴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学思路(这所全球知名的财经院校出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为了突破我校单一财经专业结构,从宏观上提高全校学生的人文素质。

至2006年,中文系的发展初见成效,除本科专业,先后建立三个硕士点。2007年,中文系向学校申请了与本校优势专业相结合的集体研究项目“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学关系研究”。该项目的预期成果由15本系列专著组成(一套丛书),拟研讨上古至当代经济生活与文学发展之关系。是年,批准为我校“211工程”三期项目。

从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角度研究文学乃是一项具有相当跨越性的新论域。经济学与文学相结合,打通满足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的两大学科,以此拓宽文学研究领域,既关注文学作为艺术品的审美功能,又重视文学作为文化消费品的商品价值。这一思路视角虽新,论题虽灿,实际操作起来,终究筚路蓝缕,前无绳范坐标,后无依傍支撑,无法循阶而入山门,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事实上,经济与文学虽有一望而知的逻辑关系——一切形而上的人文学科终须依托形而下之物质基础,也即管仲所云“仓廩实而知礼节”,然“衣食住行”终究与昂然高蹈的文学间隔较远,即使其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属于曲径通衢式的间接关联。从“吃穿用住”到文学艺术,“剪



不断,理还乱”,程序多多,路途漫漫,寻找两者之间多维度联系,确非易事。当然,这也是两大学科至今尚未正式联姻的客观原因。

风云际会,由我们历史性地蹚走这第一遭,真是望前路而惶恐,临迈步而徘徊,然靡不有初,自古成功在尝试。在学科大分化又大融合的当今,向着这新生之路,我们还是先迈出了第一步。当然,只有走的人多了,才会成为路。如果没有后来者,我们走过的这条路自会被荒草复蔓,所谓“成果”也将被埋没,我们的付出也将被遗忘。然而今天,我们只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尽量走好第一步。我们的总体思路是从资料实证入手,立一论示一据,力避对空放论。如此这般,丛书至少在材料收集上会有所贡献吧。当然,我们究竟做得如何,还得让实践与时间去检验,或者说,得让这套丛书的实际发行量、重版次数及社会影响去确定其生命力之强弱。本丛书乃集体项目,各本著作的内容及文气文势会因作者而异,其间得失,当然也只能由读者去品嚼掷评。

无论如何,我们在经济生活与文学之交叉研究方面,作了一番拓荒性的努力,力图寻找经济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各种联系,以及文学对经济生活的反作用力。史料粗备,论点略新,或可为中文研究者及文化学者提供某种参考。

这一研究项目原由许建平教授负责,2008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其主编的五本专著。2010年秋,许建平教授调离我校。年底,学校决定改由张觉教授、裴毅然教授负责这一项目,这一项目得以继续推进。由于张觉教授任中文系主任,工作繁忙,除一些必须共同商量解决的问题,这十本专著的组稿、出版等具体工作由裴毅然教授操持,并改与河南人民出版社合作。

本丛书虽自成体系,但种种不足,实为难免,有蒙各路方家拨点,感激不尽。

张 觉 裴毅然

2012年3月20日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晚清士人经济状况	7
一、润笔起源	7
二、晚清各阶层收入	10
三、晚清士子收入	15
第二章 稿费初始	23
一、第一拨职业作家	23
二、腾起的鸳蝴派	30
三、最初的稿费	35
第三章 民初文化人的收入与地位	41
一、高收入阶层	41
二、文化人的社会地位	48
三、嫁接性发展	52
第四章 五四文学的经济因素	59
一、稿费之力	59
二、作家的生活状况	69
三、教育发展对文学的支撑	80



四、教师的经济状况	84
五、出版业的发达加速了新思想的扩播	97
六、经济的放射性作用	108
七、其他花絮	120
第五章 1930年代京沪生活与文学	126
一、1930年代京沪文化概貌	126
二、1930年代京沪生活	130
三、1930年代作家状况	140
四、一流作家的收入	149
五、红色文士的经济状况	153
六、江西苏区的文化出版	160
七、1930年代的出版	163
八、老外的稿费	167
第六章 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171
一、抗战时期社会概况	171
二、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176
三、文化人的生活	181
四、最悲惨的作家	188
五、沦陷区作家	190
六、各种社会花絮	193
第七章 延安文化界	197
一、军事共产主义	197
二、延安物价	203
三、延安稿酬	205
四、稿费用途	208



五、经济对文学的渗透效应	211
第八章 抗战后到 1949 年文学生态	217
一、回来了	217
二、《观察》现象	219
三、物价再涨	223
四、文化人生活	227
五、文学走向	231
附录 现代文化名家经济生活花絮	234
胡适初识字	234
编辑当如恽铁樵	237
吴晗进清华	238
梁漱溟的自学与家教	241
冯友兰考北大	242
顾颉刚初级教育的启示	244
王力如何进的清华国学院	246
朱自清初上讲台	249
张友渔求学记——十元资助改变人生	250
艾青留洋	252
臧克家考大学	254
约稿旧趣	256
罗尔纲的“愚择”	259
包天笑被窃记	263
王实味遇贼	265
一则 70 年前的广告创意	267
旧时京沪文艺界聚会集锦	268



人才与文学..... 277

后记..... 282





引言

文研界一向热闹,古今中外、近代当代、作家作品,美学理论,无所不及,无远弗届。但在热闹烦嚣之中却有一块生僻阴冷之地,久无研家触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那就是作家生存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之所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固因儒家遗风,“文不经商,仕不理财”,耻于谈钱羞于涉金,但还有一层更深之因,即文学在思潮、审美、题材、内容等精神层面,论域已然十分宽阔,各路研家想不到也不屑于进行与经济关系相关的研究。各路作家诗人及艺术家的自传、评传,在这方面亦多留空白。1930年代以后,左倾思潮渐走渐高,更是贬经济而扬政治,竭力捧抬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专注于社会内涵,引入阶级学说。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更是没了“经济基础”的席位。文论家党圣元先生(1955~)说:“在过去的研究中,如果谈到经济的问题,大家都不屑一顾。”^①

当然,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十分复杂:创作方法、审美思潮、时代风尚、政治气候、周边环境、所受教育、自我心态……但是,无论如何,经济基础仍是难离难弃的地基,文学文化都需要经济滋养,文化人毕竟首先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终究离不开相钩相连的金钱,一举一动势必牵系“阿堵物”。尽管一些调门甚高的文化人对金钱千嘲万骂,弃

^① 党圣元:《重读经济生活与文学之关系》,载《社会科学报》2003年11月24日。



之如敝屣,但也实在须臾离不开这不干不净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经济基础还决定着社会对文化文学的整体需求,经济力量的增长必然伴随社会文明度的提高,社会文明度的提高必然伴随对文化文学需求度的提高。同时,经济力量的增长也必然增促文本制作的科技含量,提高文本制作与流传的便捷度。可见,无论从文学创作、文本制作还是流传便捷等角度,经济之力确实是一只作用甚巨的“看不见的手”。

我们知青一代文学青年大多自幼贫苦,上山下乡,早早自食其力,实在不知五四作家何以如此悠闲摆弄文学?他们真的都是靠文学自给自养吗?文学真的能够成为一项职业吗?特别当文学普遍成为知青一代的“青春梦”,而我辈青年时代又很难全力投入文学创作,不免对前辈作家诗人的生活基础发生兴趣性质疑。于是,本人稍稍摸了一下某些作家的经济底牌,粗粗涉略,即发浩然之叹:古今中外文学大家多出豪门高族,至少中产以上,几无一人生活在“水深火热”。潇洒曼妙高高在上的文学实在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托举。就是那些自称如何贫苦如何不幸的五四作家,也比我们知青一代的境遇好得多,至少富得多。

1929年,英国现代女权作家伍尔芙(1882~1941, Virginia Woolf)讲演集《一间自己的房间》内说:“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①小说家路易斯也承认:“我仿佛没有想过要写小说,更没有想过要以此为生,不料饥饿来驱我,终于陆陆续续写了几十万字……我每一次在夜的街上遇见十五六岁的‘神女’,必定会兴起由衷的同情,我们和她们,原是一样的可怜虫!……我们一样是为了面包。”^②这些西人的坦白,说得我们这些视金钱如粪土

① 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贾辉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页。

② 刘以鬯:《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说——1997年1月5日在第一届香港文学节研讨会上的发言》,载《畅谈香港文学》,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26页。



的“文革”学子张口结舌，搞文学真的一定要有钱吗？高贵典雅的文学真的离不开肮脏卑下的钱吗？那时，社会一直灌输给我们的可是“铁人口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几个臭钱莫非能难倒革命青年吗？

现实总是最好的教师，每一代文化人也总是很快就明白经济的重要性。文学固然需要自由，只是失去经济的支撑，自由岂可凌空得乎？文化需要学习，学养需要积累，失去必需的时间与宽缓的心态，还能积学深识吗？五四时期，李大钊（1889～1927）说：“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①鲁迅（1881～1936）在《娜拉走后怎样》有一段名言：“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②有钱才有闲，有闲才有学，有学才有识，有识才有文，才能将文化和文学往深处钻研。文化文学，毕竟是心灵的创造性跳动，需要相对宽裕舒展的经济之床。终究先须生存，生命才有所附丽。马克思不是早就说过吗？——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精神文明的普及才成为可能，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才会同步增长。

只有先谋生存，才能谈得上发展，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法国文艺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很幽默地说：“在认识作家这个职业的本质之前不要忘记一个作家——哪怕是最超脱的诗人每天也得吃饭、睡觉。凡是文学事实总要提及如何向作为人的作家提供资助的

① 李大钊：《物质和精神》，载《新生活》第19期（1919年12月28日），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三卷，第142页。

② 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9月第1版，第120页。



问题。”^①经济因素始终是悬在作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常常让他们顾此失彼。从维熙回忆：“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绍棠）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天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足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②刘绍棠的“存款后盾说”可谓说到作家们的心坎里，物质条件不解决就不会有良好的创作心境，更谈不上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1984年，经济学家施蒂格勒（G. J. Stigler）说：“因为知识分子决非廉价，所以在近代的企业系统兴起之前，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供养很多知识分子。据粗略估计，在伯里克里的辉煌时代的雅典，职业知识分子约200人，大约每1500人口中有一位知识分子。在以后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知识分子在人口中的比例锐减。今天的美国，至少有100万知识分子（只计算以笔和口为生的那部分），每200人口中有一位。每五位知识分子中至少有四位是仰仗着市场的伟大成果而享有愉快的生活的，教授们更受惠于亨利·福特，而不是福特基金会。”^③即供养承载大批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并非来自富翁的慈善与政府的倾斜性政策，而是来自社会发展本身的实际需求。

从广义角度，任何人类行为与社会活动都必须以经济为依托。明将戚继光平倭的戚家军之所以战绩非凡——杀敌千余己亡十余，还是在于取一倭首级，奖银30两，其时农户一年收入约20两。曾国藩的湘军，也是打的经济仗，曾氏治军的基础是筹饷，一生80%精力花在找钱上。清军江南大营每丁饷银三两八钱/月，湘军每丁饷银四两二钱，亲兵四两五钱，什长四两八钱，当然疆场用命。孙中山搞共

① 转引自花建：《自由的创造和不自由的职业——作家的社会构成》，载《社会》1987年第2期，第33页。

② 从维熙：《走向混沌》，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3页。

③ G. J. Stigler: *The Intellectual and Marketplace*, Harvar University Press, p144 ~ 145.



和,也必须“粮草先行”^①。

从经济视角考察文化、从文化角度观照经济,经济与文化越来越紧密地联姻,无论对经济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新论域的开辟与新观点的架设,均具有重大的学科突破意义。事实上,现代经济生活越来越具有文化特征,经济车轮的转动越来越需要人文润滑剂,社会生产方式亦越来越生命化有机化。更何况任何经济生活一旦进入“历史”,便是携带诸多社会解码的文化积淀,成为理解现实探索未来的资源库。另一方面,文化文学也不能关起大门孤芳自赏。

在现代社会中,文学首先仍是审美艺术品,但也是提供某种满足人类需求的文化商品。无视艺术品的商业价值,将文学高高在上地供在云端,视为与经济生活完全脱节,既不合各国文学活动现状,亦不利于文学的现代发展。

文化文学研究延伸至经济领域,也体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宏观需求。对学界来说,经历“合久必分”之后,到达“分久必合”,大概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分科越细固然有利于微观考察的精密,但释因推原毕竟仍须上溯“综合”。没有高度也就没有深度,失去“综合”也就没了意义的普遍性。就笔者本人而言,没想到研究方向上偶然开一趟“无轨列车”,居然捡拾一笔“意外之财”。

本书拓宽研究范畴,将20世纪前期学人整体纳入观照视野,对1898~1949年中国文化界经济状况进行整体宏观考察,力所能及地对这一时段学人的经济状况进行整理梳爬,既注重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亦注重个体文化人的差异,从经济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活动的种种经济关系,如作家构成、学人参与、吸引后学进入山门的力度、投入时间量等等。本书还将探讨不同经济状态对作家政治态度、审美认同、价值理念等各种深层次的渗透与影响,努力拓展文学

^① 袁首乐:《湘军经济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载《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文化的研究论域与向度。

附录 18 篇短章,乃这项研究的副产品,拾遗补阙,花絮点缀,或值一顾。



第一章 晚清士人经济状况

一、润笔起源

南宋人洪迈(1123~1202)《容斋随笔》中：“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也有人将“作文受谢”上推西汉，以陈阿娇酬请司马相如撰《长门赋》为证。虽说《长门赋》终属鲜例，不具备普遍性，想来两汉偶然的“作文受谢”，总还是有的，请人作文，用了人家脑力，占了人家时间，酬谢一下，亦合常情。只是那会儿此种社会需求很小，就是高门贵族也很少会去追求流芳百世，更不会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著名的请托文章《长门赋》，乃皇后陈阿娇不甘被弃长门宫，据说先请几位文人写赋，均不满意，然后凤辇亲驾找司马相如，再致黄金百斤为酒钱，盼以美文丽赋摇撼武帝，重获宠幸，功利性强得很哪！而且，如此高价买文，也只有皇后出得起。当时一人每年生活费一两黄金，便绰绰有余。^①

《隋书·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颀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可见隋朝已出现“润笔”。唐承隋制，风习相沿。唐代文士接受“润

^① 周铁钧：《谁给古代文人付稿酬？》，原载《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8月5日，《文摘报》2011年8月16日摘转，第1版。



笔”可证可考。据说唐玄宗时期宰相王助“喜为人作碑志”，一位送稿费的走错门，竟送到王维家，一时传为笑谈。北宋重文，此风益盛，《梦溪笔谈》：“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

古典文学研究学者王水照教授认为：“古人中以‘润笔’出名的，大概要数二‘邕’一韩。”即东汉蔡邕、唐代李邕与韩愈。不过，古代文人以“鬻文”为不屑，目为“惭德”。元人李治指责蔡邕为十岁左右幼童写碑文，“自蔡伯喈以来，已不免有惭德矣。”^①以当时文士标准，蔡邕为童撰碑，可谓“五恶俱全”。就谢酬额度而言，全无定例，亦非每撰一文必能得谢，一般须为他人作歌颂性文章（尤其墓志铭），才能领得酬谢。《旧唐书·李邕传》：“（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②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裴度酬绢 9000 匹，另赠鞍马、玉带。王水照认为：“这里缙绅之士和寺观之僧所求之文，应是‘碑颂’之属，不是李邕自己原先创作的作品，也不是通过市场渠道而进行的商业交换行为，是产品而非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③还有资料说州县官员请李邕代写奏折，李邕一生代写公文 800 余篇，《新唐书》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也都是代写公文的高手，所得“稿费”均不菲。韩愈写《平淮西碑》，得 500 匹绢，按《中国物价史》记载换算，唐开元年间 500 匹绢相当 7690 斗米，再换算成今日米价 199940 元，约 20 万元。1505 个字的碑文，每字近 133 元。^④

① 王水照：《作品、产品与商品——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载《文学遗产》2007 年第 3 期，第 4～5 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李邕传》，《旧唐书》第 8 册，卷 190（中），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043 页。

③ 王水照：《作品、产品与商品——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载《文学遗产》2007 年第 3 期，第 4 页。

④ 周铁钧：《谁给古代文人付稿酬？》，原载《新华每日电讯》2011 年 8 月 5 日，《文摘报》2011 年 8 月 16 日摘转，第 1 版。